

澳洲向來對於外來移民採取近乎冷血的拒絕態度，從將遠渡重洋而來的船民禁錮於太平洋小島上，到想盡辦法趕走合法入境的移民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。當地早前便出現一宗令人髮指的個案，一個印度裔家庭循合法途徑到澳洲讀書工作，逗留多年後希望申請成為永久居民，但由於他們在澳洲出生的兒子先天患有大腦麻痺，當局竟引用《移民法》內相關條款，以孩子醫療費用可能耗用大量公帑為由，拒絕申請並打算將他們驅逐出境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佑

父學成廚藝 從未欠稅犯法

來自印度的卡蒂亞爾12年前赴澳進修歐洲廚藝，學成之後獲當地餐廳聘用，幾年後他回鄉娶妻，並於2013年申請妻子赴澳。兩夫婦之後決心在澳洲安居立業，希望申請成為永久居民，以一圓卡蒂亞爾擁有自己的餐廳的夢想。他們已符合所有申請要求，包括一直在澳洲交稅，而且沒有犯罪記錄，但就在2015年兩人獲批臨時技術移民簽證、永居申請即將獲批之前，兩人的兒子卡亞安早產出生，令一切突變。卡亞安出生時只有32周，並且天生患有腦麻痺，需要長年接受治療。根據澳洲《移民法》，任何非永久居民的家庭的小孩若然患有殘疾，內政部有權將全家驅逐出境，這意味本來符合移民資格的卡蒂亞爾一家，就單單因為新出生的兒子是殘障，突然變成不合資格。卡蒂亞爾對此感到非常無助：「簽證申請出現的唯一問題，並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。我們能做的都做對了。」

拒永居申請 列醫藥費唯一理由

在與內政部交涉期間，卡蒂亞爾一家繼續在澳洲生活，今年6歲的卡亞安早前亦入讀特殊小學學前班，語言和活動能力經多年治療後不斷有改善。但就在今年2月，兩夫婦再收到內政部的拒絕永居申請通知，當中列明卡亞安的狀況是申請被拒的唯一原因，更指當局經評估後，認為未來10年卡亞安的治療將花費123萬澳元（約715萬港元）公帑，「很可能會對澳洲醫療及社區服務產生龐大及過度的成本」。

卡亞安自出娘胎以來未曾離開過澳洲，對他而言澳洲就是唯一的家；19歲便來到澳洲的卡蒂亞爾，亦不知道回鄉後能否謀生，更擔心印度醫院無法為兒子提供適當治療，會令他的病情惡化，「我們總認為在這樣的國家，每個人都能被平等對待，但現在我卻想：澳洲難道如此脆弱嗎？連幫一個孩子（都做不到）？」

團體：每年十多宗類似個案

澳洲部分法例列明對殘障人士有不同待遇，《移民法》就是其中之一。當局沒有公布有多少孩子曾經因為殘障被強制驅逐出境，但協助移民的團體表示，他們每年都會遇到大約十多宗個案，當中有些個案在獲得關注後，孩子得以獲准留下，但更多家庭在澳洲公眾不知情下被遣返。

遭遇類似的還有居於西澳省的賈姆沙德一家，賈姆沙德移居澳洲9年，但4歲兒子卡班出生時大腦受創。卡班的母親稱兒子需要治療，「若被驅逐出境，於他而言就等於死刑。」



●澳洲當局試圖將卡亞安一家驅逐出境。網上圖片

韓裔女作家剖白成長創傷 由同學欺凌到當街被吐口水： 活在澳洲永受歧視

澳洲是不少亞洲人、包括港人出國留學或移居的心儀地方，不過和不少歐美國家一樣，亞裔等少數族裔於當地受歧視的案例不計其數。童年時移居悉尼的韓裔作家Alice Amsel上月在澳洲廣播公司（ABC）撰文，提到成長時所經歷的各種不快事件，她形容「在澳洲以亞裔身份成長，便意味着種族歧視的嘲諷伴隨着我一生」。以下是其文章的節錄：

「我曾經試過被人吐口水，要藥房藥劑師幫我把口水洗走。那時候疫情才開始數周，全國都身處在驚恐之中，對大眾而言，『前所未見的時代』這個字眼聽起來仍然非常陌生，人們還在囤積廁紙。吐口水的那個女人蓄着70年代髮型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最初我只留意到她盯着我，後來便被她惡意地用唾沫襲擊。諷刺的是，事發現場是一間商場藥房，那時我正在購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（PTSD）藥物。

更令人難過的是，我對這種事已經不再感到驚訝或氣餒。我童年時已經從韓國搬到悉尼，身為亞裔移民，便意味着我要盡快學會如何處理生活中遇上的種族歧視；但逢在公共場合被人無視對待，腦海中便會打上大大的問號：是不是因為我是亞裔？這個過程我已經習以為常了。

若要講述我身為一名亞裔，在澳洲這個『幸運國度』成長的故事，那麼很快便會提到我被戲弄的部分。學校的孩子會把我圍在角落，對着我叫喊『Ching Chong』諸如此類，不過由於我沒有反應，他們便覺得厭倦，轉而用其他方式引人注意。後來還試過有一堆孩子手挽着手築成圍牆，高呼着「亞洲人入侵」，試圖阻止我進入學校。

老師們也好不了多少，我曾經試過在全班面前被點名，直到我無可避免地講錯英文、或是犯下什麼錯誤，整個班房便充斥着刺耳的笑聲，連老師也在其中。

我的午餐盒總是放滿各種美味的食物，由我媽媽親手炮製，但一打開後，耳邊便會傳來同學們假裝嘔吐、難聽至極的聲音。最終我只能忍住淚水，向媽媽謊稱我不想再吃韓食，請她為我準備三文治。媽媽儘管難過，但敏銳如她亦了然於心，從此便換成了塗花生醬的白麵包。

父母都任職清潔工，工時長、工作辛苦，從我小一時已甚少在家見到父母，令我成了『鎖匙兒童』……到我長大後，媽媽才向我憶述，她工作時常常落淚，內疚無法陪伴在我身邊。父親是在我青春時期突然去世，令媽媽成了一家之主，由於她過往的生活中只需盡好妻子和母親的本分，意味她根本沒有機會去慢慢適應新生活。她的英文不好，還背負着一筆債務，令她在外的名譽掃地，要在新舊生活方式之間協調絕不容易，她就像彩色照片中一抹突兀的黑白色。

有時我們會在信箱找到無名的仇恨信件，寫着『你們在家鄉活得像豬，不代表在這裏也是一樣，回去你們的國家』。如果在街上用母語講話，也會被人襲擊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如同一場賭博，更別提公路旅行去其他城市。人生中我從來沒有歸屬感，在遙遠的家鄉沒有，在這個新家中也沒有。不過在移民生活中，間中還是會有獨一無二、健康、或者鬧出笑話的時刻。我媽媽總是會搞錯英文（例如把我的照片鑲進寫有『狗狗』的相框），也會有鄰居聚集在媽媽的住處，互相送贈手作的甜品或是水果籃。他們正正是懂得聆聽和伸出援手的一群。」



●Alice Amsel（左）因亞裔外表受盡創傷。網上圖片

惡僱主侮辱埃及裔

澳洲少數族裔在職場遭受種族歧視的事件時有發生，一名埃及裔移民建築師早前捲入勞資糾紛，被僱主用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語辱罵，除了針對他個人外，還順帶侮辱埃及和埃及文

化，這令他感到非常「無語」，他將事件報告至業界監管機構，尋求吊銷僱主的牌照，為自己討回公道。

安托萬投身建築行業已超過15年，曾在多間大學任職講師，8年前他移民澳洲，早前轉新工，但由於他一時疏忽，入職前未與僱主簽署正式的僱

員合約，在他工作的第一周，雙方便因薪金和支付方式問題產生矛盾。

在接下來的數周內，安托萬多次嘗試與僱主溝通，希望盡快解決問題。有一天，他收到僱主的電郵，內容全是針對他和埃及的辱罵。僱主形容他是一個「心胸狹隘和令人反感」的人，更稱他在雙方所達成的協議上「說謊和欺騙」，並指出「這可能是你在埃及平時所做的吧。」

雙方已將勞資糾紛入稟小額錢債法庭處理。

「欺騙是你在埃及平時所做的吧！」

#NO ROOM FOR RACISM



●少數族裔在外國飽受歧視。網上圖片

一個國家容不下一個孩子
土生土長仍無得留低

澳「移民法」趕絕6歲男孩 殘疾不配做公民

